

说中国话剧,不得不先说北京人艺,它是中国最好的剧院之一。它跟上海的渊源,也是源远流长。

1961年,北京人艺曾带着《伊索》《蔡文姬》《同志,你走错了路》《胆剑篇》《名优之死》5部大戏首次展演沪上;1988年,北京人艺又尽遣主力,再以《茶馆》《天下第一楼》《狗儿爷涅槃》《推销员之死》《哗变》5台大戏惊艳上海;2012年,北京人艺第三次南下,将《知己》《原野》《窝头会馆》《我爱桃花》和《古玩》5部原创剧目送给阔别24年的上海;2024年10月,北京人艺以新一波阵容登陆海上,还是带来5部大戏:《茶馆》《哗变》《日出》《杜甫》《正红旗下》。

北京人艺第一代艺术家不仅有焦菊隐,还有欧阳山尊、梅阡和夏淳这样有分量、有影响的导演。1988年,作为北京人艺“南下上海演出团”团长的夏淳,和我有一次长谈,谈了北京人艺来沪演出的五出戏,既兴奋,又有点伤感,这是“人艺第一代演员的谢幕演出了”!

腊月烟火,一桌团圆

王丽娜

腊月时节,上海街巷氤氲着一层年味儿。暖融融的,是团圆的盼望,是舌尖上的满足。

新春前夕,厨房便是阖家团圆的温馨舞台。鳊鲞飘香,是上海年味儿中一抹独特的海味风情。老饕们将其买回家,用酱油、糖、酒细细涂抹,再挂于阴凉通风处。每一寸鱼肉都在酱料的浸润下慢慢入味,变得坚实而富有嚼劲。家里阳台上要是挂着鳊鲞,那绝对有面子。一般来说,能在阳台或者窗台上悬挂一串串腊肠,一块块腊肉,也算是生活富足了。腊味,是岁月与烟火凝练的醇厚滋味,咸香的气息勾动着味蕾,是年夜饭桌上不可或缺的主角。

母亲会在过年前准备蛋饺,以前是用煤球炉子,现在则是在煤气灶上制作。煤气灶开着小火,母亲手中稳稳握着铁勺,温热后舀入一勺蛋液。蛋液沿着勺壁轻轻旋转,乖巧地铺成一张薄而圆的蛋皮,金黄透亮,宛如初升的暖阳。再挑上一团鲜嫩的肉馅置于蛋皮中央,蛋皮对折、合拢,边缘轻轻一压,一个半月形的蛋饺便诞生了,鼓鼓地卧在盘中,像一个个金元宝,这就是大家喜爱的“招财进宝”。

做蛋饺的香味慢慢地在厨房溢满,家里的小馋猫,我女儿融融闻香而来:“外婆,好香啊!”这时,母亲会一本正经地说,蛋饺是准备过年用的,要么等蛋饺皮有破损,给你吃。融融就在厨房眨巴着眼睛等。母亲一边做蛋饺,一边又好气又好笑地瞧着她,说:“你先去做功课,等我叫你。”融融连连摇头,就是要盯着蛋饺。过了一会儿,母亲接连做了几个蛋饺都有点黏勺,便示意融融吃。融融开心了,品尝着蛋皮连连说美味,然后心满意足地去做功课。其实,做蛋饺对于母亲来说是个熟练活,很少犯黏勺这种低级错误。母亲是为了满足融融,才故意这么做的。小朋友的快乐就是这么简单。

腊月,在迎新中准备着过年的美食。“年年有余”“八宝饭”“全家福”,上海人的年味,是对过去一年辛勤的希望,更是对新年的美好展望。每一款美食,都承载着家的温暖,在寒风中编织出一张叫“团圆”的网,兜住了一年的思念与幸福,等待着新春的钟声敲响,阖家围坐,共享这人间至情的年味盛宴。

《天下第一楼》,年轻人写的老北京的戏

当年,《天下第一楼》作为开幕大戏亮相。说起这部戏的编剧,“这个作者很年轻,17岁去了延安插队,最近有一个电视片介绍她重返延安,受到当年的老乡的热烈欢迎。”听得出,夏淳对这位名叫何冀平的青年编剧很欣赏。

《天下第一楼》当年6月在北京首演,南下上海还是“呼啦啦”的。这部戏写的是北京老字号烤鸭店。为了写作,何冀平连续去了全聚德、东来顺、便宜坊等老店,不单单采访,还拜师学艺上烤炉,因此她能把烤鸭师傅写得活灵活现。“她想把采访到的几个人物全写进去,可戏又容不下。她来找我,我鼓励她先写下来,巩固了她的信心。她写完后给艺委会介绍,大家听后一致认为这是个戏,而且给她提了个要求,希望把卢孟实这个人物提出来。”夏淳先生感慨地说,“这个人物今天能在舞台上立起来,受到大家的肯定,她花了

心血。”

时任文化部高占祥副部长看完戏后说,我原以为这位作家怎么也得50岁以上,是位很有经验,而且熟悉北京的人。没想到是位年轻的女作家,很不容易。

《推销员之死》,英若诚翻译、主演可以到外国

演的外国戏《推销员之死》是美国著名剧作家阿瑟·米勒的作品,演遍了全世界。“我们几乎把译成中文的阿瑟·米勒的剧本全看了,发现这部戏既是好戏,又难度很大。”夏淳告诉我,“我们有个想法,演外国戏,不管是古典的还是近代的,要演他最好的作品,因此下决心啃这个硬骨头。”后来阿瑟·米勒不但同意演他的剧本,并且亲自来华执导。在他来之前,剧本翻译者、主演英若诚和演员作了大量准备工作,所以阿瑟先生一来就很满意。

夏淳说,“我们演外国戏,不在化装上给演员粘上高鼻子,脸上画很重的蓝眼圈……我们以自己的体貌特征来贴近人物。这一点恰好跟阿瑟·米勒的见解相吻合。”

当时,中国人演外国戏,再要到外国演出几乎不可能。但是,《推销员之死》做到了“走出国门”。

《狗儿爷涅槃》,城里人写的农村戏

说起《狗儿爷涅槃》的编剧刘锦云,夏淳也如数家珍:“他是正规大学生,这在我们队伍中不多见。他到农村实践过很长时间,对农村生活、农民的心态把握得比较透。”

“那么,他又是怎么到了你们院的呢?”我问。“他是自己找来的。”夏淳说,“当时我也接待他了,我跟他谈,你是个



夜光杯

我祖籍是宁波镇海,自然,年菜也代代传承,只只充满了宁波味道。说起年菜,在我的脑海里一幕幕闪过的并不是一碗碗如手撕鳊鲞、宁波腊肠、咸齑烧冬笋、大黄鱼等菜肴,而是几只装满年菜的饭孟罐。

饭孟罐是我家的叫法,其实,叫法很多,还有称为“粥罐”“盖罐”或“糖罐”的,它是一种越窑青瓷器,直口圆体,红糖白釉可装五斤左右。配有盖子拉手,成对摆放。图案纹饰有神话传说、历史故事、山水花鸟。通常表达“福、禄、寿、喜、财”等吉祥之意,成为馈赠和娶妻嫁女的必备之物。在清代咸丰晚期,因“粥罐”谐音“作官”“州官”,在浙江民间迅速推广,称粥罐居多。饭孟罐平日存放茶叶、点心、糖果、蜜饯、针线等。

从我还餐桌高时起,就知道我家的过年大菜全装在四五个饭孟罐里。妈妈总在腊月二十八起,每天下班后抽空做年菜,先把一些当家菜烧好装入饭孟罐保存,春节期间,盛出一些再加工上桌即可。

都说宁波人规矩多,其实,名堂讲究更多。我就一只只年菜来说吧。四喜烤麸,素菜,食料最多,名堂也最多,“四喜”指的是花生米:多子多福,烤麸:一生富贵,香菇木耳:吉祥如意,黄花金针菇:金贵。此菜还得有



郑僖斤子辱门庭 元和挨打赴黄泉 打子(设色纸本) 朱刚

很有成就的小说家,干吗上我们这里来受罪呢?剧本可不是容易写的。”他说,“我一直喜欢人艺的戏,写戏很有味道。”

“他很努力,读了很多著作,包括曹禺的、老舍的,甚至外国的;还不断地看戏,喜欢戏曲。”夏淳滔滔不绝,“《狗儿爷涅槃》这个戏他写得很快,但是酝酿这个题材、人物花了很长时间。他一直在研究中国农民的问题……”

这部戏一经上演就受到评论界和广大观众的喜爱,演了120多场。著名导演刁光覃和林兆华在导演上用了很多戏曲的手法,包括用一些新的手法写地主灵魂的出现、主角狗儿爷一些闪回的场景,但更主要的是思想揭露得比较深刻,很打动人。

《狗儿爷涅槃》《天下第一楼》以及《绝对信号》的上演,成就了北京人艺第一代演员中一直默默无闻的林连昆的横空出世,成为新时期话剧表演中的又一座高峰。

《哗变》,中国人演的外国人的戏

《哗变》,一出标准的外国戏。故事讲的是,美国战舰在大洋上遭遇风暴,如何风中求生,舰长和副舰长发生严重分歧,导致副舰长“哗变”,夺了舰长的权,但是却把舰艇带出了险境。事后舰长向军

事法庭控告副舰长“哗变”罪,唇枪舌战,双方在法庭上斗得“硝烟弥漫”。

作家赫尔曼·沃克将自己这部获普利策奖的小说改编成话剧《哗变》,上演后在纽约百老汇乃至整个欧美引起轰动。

1988年,英若诚把它翻译成中文,北京人艺邀请到美国著名艺术家、奥斯卡奖获得者查尔顿·赫斯顿导演此剧。双方成功合作,艺术地展现了军事法庭审判的完整过程。谈到查尔顿·赫斯顿,夏淳风趣地说,“导演在美国是一个著名的电影明星,也是舞台剧著名导演。请他担任这个戏的导演,也是因为他演过这个戏的主角,而且演了150多场,熟得不得了。”

《哗变》是外国戏,但演员基本没化装,导演要求真实,“这一点和我们的要求又吻合了,所以排起来比较顺利”。夏淳回忆道,“导演说,没想到到中国会碰上这么多有才能的演员,这么多真正投入在艺术上的演员。他认为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。”

《茶馆》,传承修改告别前辈

说起北京人艺的《茶馆》,几乎家喻户晓。当年在上海的演出,用《茶馆》压轴顺理成章。

“这个戏1980年到欧洲,1983年到日本,1986

束景南教授是当代王阳明研究大家,著有《王阳明年谱长编》(四卷本,201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,“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”一等奖,下文简称:束谱)等著作。当代人要了解王阳明的生平与思想,不妨看看束教授的著述。

关于王阳明的历史地位,曾国藩有一句话:“王阳明矫正旧风气,开出新风气,功不在禹下。”束教授认为,“中国古代思想史上,有三位影响最大的人:孔子、朱熹、王阳明——他们从不同方面发展了儒家思想。”他“遇上”王阳明,是在南京大学读大二那年,一次逛夫子庙,买到一套民国版《阳明全书》,后来虽辗转各地,此书却一直随身携带。20世纪70年代末,他考入复旦大学跟随蒋天枢读研究生,“余时已暗有不自量力欲为阳明作年谱、大传之心”。

按束教授的说法,“余十余载上下求索,不惮烦难为阳明作年谱,无他,盖欲扫除五百年来误说迷雾空白,为阳明学研究提供全新研究资料,全新史实考定,开拓阳明学研究新空间……”束谱凭文献说话,据史实立论,爬梳了两万余种史料,破译王阳明生平与思想方面诸多历史悬案。

束谱的撰写体例是先按时概述王阳明生平行实,然后列举相关的王阳明诗文和其他史料,再以“按”的形式对所引文献进行考辨,对前人讹谬之处多有订正。如单就厘正王阳明弟子钱德洪的《阳明先生年谱》、邹守益的《王阳明先生图谱》,就达上百处之多,甚至对谱主所言之事也有所辨正。如在明正德二年八月条下,关于王阳明被贬贵州龙场驿,途中遭刘瑾遣军校追杀,他投海遇仙人救起,驾飓风入闽,上武夷山遇虎不食之神话。束谱指出钱、邹之说,“皆阳明《游海诗》所自造之子虚乌有之说”。其实这是王阳明为伴狂避祸,自己虚构的情节。束谱通过绵密的考订,剥离《游海诗》中的云遮雾罩,留下真实的信息,从而把王阳明“还原”为一个“人”。束谱对文献中不清楚的地方,如“崔伯樂”其人,则注以“无考”,不强作解人。体现一位学者“知之知之,不知为不知”的精神。

然智者千虑,或有一失。欣闻束谱即将推出修订本,因时常检读,遂将我在这发现的一个小小问题,反馈到出版社。编辑回复说:“我在束先生原来的说法‘为’前加‘或’字吧,作推测讲。具体情况如何,留待后来学者解决……”编辑的这个处理既表达了对学术成果原貌的尊重,也体现了对读者意见的重视。期待未来学术界能在束谱修订本的基础上,将阳明研究继续深入推进,这或是对束教授最好的纪念!

年到加拿大、新加坡、中国香港演出,都获得了很大成功。”夏淳说起这些,难掩兴奋之情,“不仅受到所到之地的专家、同行、评论家和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,而且得到很高的评价。比如在法国演出时,著名导演彼得·布鲁克热情地到后台找到于之、英若诚、郑榕等演员和我,分别做了很长时间的谈话。他说,对《茶馆》已经到了‘非常喜欢的程度’。他跟我谈道:这部戏是真正的现实主义,剧本、导演以及舞美高度统一、和谐。我曾

看到材料说焦先生致力于‘话剧的民族化’,不是很理解,看了戏,我理解而且赞赏,这部戏很有自己的特点和风格。”

《茶馆》创排于1958年,后来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和1983年作过两次较大的修改。

六十年代,“有人说这个戏缺少一条红线。包括老舍先生在内都不得不考虑弥补。所以加了第二场中‘学生演讲’段落;并花时间放在‘五四’”。夏淳说:“‘文革’结束后,我们觉得这样的修改不对……加的那些语言同老舍先生的风格不一样,所以这一次我们决心拿掉。”

再加上《茶馆》被国外邀请演出,三个多小时长了点,夏淳是当年和焦菊隐先生共同执导《茶馆》的导演,又是《茶馆》复排导演,他说,“我想起焦先生对这个戏的一些看法,他是正确的。后来我跟主演于之、英若诚、童超等几位商量,实现前辈的一些愿望。因此第三幕作了较大改动,戏精练了,问题集中了。”

观众对结尾三位老人“撒纸钱”的设计赞誉颇多,夏淳也难掩得意之情,“焦先生在世时一直有改动的愿望。所以我决心这次索性改动一下,就改成三个老头儿‘撒纸钱’。没想到,这个结尾在国内国外演出,受到很多评论家的赞赏。这是对老舍先生、焦菊隐老师在天之灵的一种安慰。”

如今,物资丰富,应有尽有,每顿饭都能吃到新鲜的,饭孟罐装年菜已成了历史,但我还是一到年边就会想起它。

十日谈

年货中的中华文化 责编:沈琦华